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八

祝文

饒州謁顏范祠文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俱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
公孰歸某濫竊郡符獲瞻祠像大山北斗心實慕之視
事之初敢不躬告

顏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文忠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
斯為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凜然如生尚餘剛勁以嚴
忠義以警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
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乎其聽

夔州詢文宣王廟文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間乎迹遐不陋九夷而欲居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風而無媿於諸華苟非聖教之効達豈一文翁能化之耶其一二書生蒙恩帥巴媿無果達藝之才可以從政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如若夫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欲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曰思無邪

謁昭烈廟文

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平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

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浸遠棟宇莫治某來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薄薦殺賊勿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

謁武侯廟文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苟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欲有為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天歆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墳應箎流落劔南厥聲益馳莫年製作莫多如夔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豔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修武侯廟奉安祝文

八陣圖之北永安宮之南侯有祠焉蓋昔與先主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地死而廟食宜矣然面貌不稱非所以崇明祀也某至官之初首謁祠下命工葺之榜其坊

曰卧龍擇日之吉制同僚祀之不敢不告

諸廟祈雨文

茲者七月不雨禱祈未應神廟食于此其可坐視而不救乎油然雲沛然雨在神呼吸間也宜速効職毋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茲因不雨是用禱于神祇且責其坐視不救而戒其速宜効職果不踰時沛然下雨神亦可謂靈矣有德必報其何敢忘

湖州謁文宣廟文

夫子之道至大而神顏猶苦之犇軼絕塵設教以中善

誘循循化被萬世遐邇惟均湖學之盛東南鮮倫風似
鄒魯民同蜀閩某受命天子來為守臣方以政學焉能
牧民間諸夫子學道愛人益以無倦敢不諄諄若夫惟
孝為政勿欺事君願與諸生同書諸紳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巖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
至人懷其德清風凜然尚餘缺畫某昔守雷易今來雲
川皆公舊治有象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
敬慕名節

祭安定先生文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感不及湖春言此邦如

泗與洙弟子說說三千之後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
太學化廣寰區諸老先生萬事問胡富矣道德賢哉範
模國朝之治効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于泮
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
官既有守恨莫能俱恭命同僚往奠一壺嗟嗟先生今
也則亡

泉州謁文宣王廟文

某以諸生入仕學實未優達不如賜藝不如求可使治
賦又不如由屢結郡章了無一善泉南鉅藩誤膺
帝選學道愛人願如言偃益以無倦不敢不勉若夫美
化易俗則在泮宮言采芹藻竊效僖公願與諸生名教

是宗庶使無訟有君子風

韓魏公祠奉安祝文

嗚呼岳瀆之奇實生聖賢崧高甫申尼丘文宣或生他
邦必嘉山川李居江東蜀生謫仙我宋名世之士三
而皆生于異郡焉温公家陝右而生于光文忠家江西
而生于絳人知忠獻公之為相人也而不知其乃生于
泉蛻壇朋山齋淪清源氣如洛陽公得其全有異人号
知其祥有吉夢号開其先香名一呼瑞日在天勳業
三朝高視無前社稷之臣無以加伊周之美罔敢專然
公所至之邦皆有祠異獨始生之地而闕然景德逮今
百五十年泉人思公亦非不虔采其謚以名堂慕其風

而欲傳飲清泉兮有懷薦一掬兮無緣州宅之東雲榭
之邊喬木一林古屋數椽即焉以祠繚之以垣龍章鳳
姿彌躬戴蟬人皆曰我魏公也莫不喜歎而駢肩然公
勳勒鼎彝名光簡編食配清朝貌法凌煙亦奚用乎
州郡之祀盖聊以慰邦人之惓惓

諸廟祈雨文

前日不雨有請于神三日而應繫神之仁今又不雨其
誰之咎灾不自作罪在郡守守固得罪斯民何辜曰雨
而雨在神吸呼山川出雲沛為膏澤不作神羞吏亦逃
責

韓魏公祠祈雨文

惟公生為我宋之元勳死為紫府之真人育于泉南
必念斯民泉人愛公祠象一新穎以嘉祐治平之霖雨
沛然一洗千里早暵之塵

韓魏公祠謝雨文

連月不雨靡神不宗禱而不應有請于公不數日間膏
澤遂通龍神社鬼孰敢爭功願終其惠時和歲豐永俾
邦人廟貌是崇

諸廟謝雨文

旱魃為虐且誰之尤守臣失職惟神是求久而莫應卒
考不收得之桑榆有事西疇播厥百穀庶幾有秋繫神
之德何敢不酬雨尚未足民猶有憂願終其惠毋作神

善

諸寺謝雨文

佛有因而佛有緣非誠莫之感動星好風而星好雨當
春乃能發生守臣繇涼薄而致災大覺以慈悲而垂憫
俯徇群情之禱沛為千里之霖小麥青而大麥黃雖云
不救低田流而高田水其必有秋已大慰雲霓之心何
敢忘香火之報

謝蔡真人文

師帥非賢幾三時而不雨真仙是禱亘千里以為霖勞
法駕之久臨慰群情之虔禱無德不報孰云香火之無
功式邁其歸益覺煙霞之有耀

辭文宣王廟文

其以——天子命來守是邦維翔暨望敬瞻容考將再
書治無可紀有負吾——君亦負夫子茲又承命易郡丹
丘道無南北何莫不由居敬之簡學道之愛雖曰不敏
其何敢怠代者將至行矣有期靡神不告况我聖師耽
耽儒宮濟濟冠履采藻而游酌泉而去

辭韓魏公祠文

其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畧無治効惟復公之——堂立公
之祠庶幾小補於風教茲者易郡丹丘祠有——矣敢不
請違于像貌願以公之事——君公之治民者是——則是效
且使泉人登其堂拜其像莫不起忠起孝

辭諸廟文

其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治無述焉宜神之所不福也
然千里之內無盜賊干戈疾疫之苗者豈非神之賜耶
今易命丹丘行有日矣不敢告

祈雨疏

旱不自作端繇郡政之荒民亦何辜仰冀天心之閔月
屬流火時逢亢陽百穀不得其生群黎無以為命咸切
望霓之志輒殫請禱之誠閉諸陽而縱諸陰媿乏董生
之術油然雲而沛然雨頽興宋國之苗

謝雨疏

旱魃為虐千里起望霓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

道茲因七月之不雨仰祈三日之為霖遂於俄尔之間
忽下沛然之澤一洗煩暑勃興槁苗天自天而人自人
理若難感賜曰賜而雨曰雨恩何可忘

祭文

祭六姑文

嗟我先子同氣六人殘月孤星僅存者三白髮蒼顏姑
為最尊不見祖考典刑常存念姑平生無憾可言為婦
而順為母而仁享年而德享富而安婚姻早畢男女具
全壽幾八齡目見重孫姑於五福亦庶幾焉某等闔門
百指辱姑厚恩既喪怙恃惟姑是親疇昔登堂歡笑滿
顏撫我卹我如父母存姑今云亡我將疇依惟姑是思

亦父母是思嗚呼哀哉

祭夫姊文

哀哀父母有子六人姊寂居長孝愛慈仁鞠育同氣甘
旨養親以奉窀穸以畢婚姻姊力為多曷報恩勤嗚呼
哀哉于婦慶門奉姑與妯宜其室家亦既有子男遽早
世女繼而死淚落已盡哭猶未止病在膏肓竟成不起
嗚呼哀哉某等早喪怙恃惟姊是依姊今云亡曷勝其
悲姊有良人後事可屬二女有婦半子可托鍾愛幼兒
如出其腹儻免水火祭祀有續地下從姑姊宜瞑目惟
我同胞恩深義篤一觴奠訣血淚同沃

又代聞詩

聞詩天屬為姪門闌為壻蒙恩最深再以女妻登門之始夫人在疾藥物獲嘗顏色妻候尚期痊復歲月承顏云胡不幸緣淺福慳百日之間來往數四遽驚疾革倉遑來視口不能語手猶撫摩遺言不聞銜恨實多夫人於女最所鍾愛善視以報斯言不昧

祭張魏公文

惟公學造誠明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曾取日君父之讐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百歲重逢聖主夷狄服汾陽威德兒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遽樂聖以銜杯宣室興思蒼生望起唯曰閉

門絕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心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其濫比假守驚聞訃音忍觀絕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斯人之勵而誰

重祭張魏公文

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附爭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讐不恥稱謂附和者用沮和者棄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既日蹙兵亦尋至公之勳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群朝聚詈公欲恢復指為生事公欲禦戎斬為兇戲公欲養兵詆為安費公欲進賢

目為朋比公得人心公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
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甚度無顯公豈獨
前智怒疽范增間走樂毅公存憂懼公死處肆厚方陸
梁國若旂贅上心焦勞當食而喟彼蒼者天胡不憇遺
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洵然墮淚

祭魯公文

士之處世患不逢時及其進用得君者誰逢時得君可
究設施堂堂魯公國之元龜民之父母世之宗師應事
四朝始終無虧光相二帝盡忠不欺休休有容涯溪莫
窺盛德大節人皆仰之胡馬飲江聞者四馳公獨屹然
處以靜謐以身許國奚顧家室一鏃不施邊烽自息宗

社以寧繫誰之力堯舜授受乾旋坤闢同列異議公獨
忠赤功成而退罔有德色赤松與遊脫遺羈馬疆事未
寧羽書方急上心焦勞起公于疾人望翕然如用君實
折衝千里再安王室公歆有為百未一遂彼蒼者天胡
不憇遺變生俄頃仆于奏事震驚中外邦國殄瘁嗚呼
哀哉某晚進不才誤辱公知官守有拘莫覩靈輻致真
遣僚寫心以詞為天下慟豈曰其私

祭何提刑文

惟公學繼橫渠心傳無盡詞有根柢行有畦畛蜀道御
雲關中曾閱文章滿家卷軸連軫四朝耆舊多士標準
不深暉擅寧避鷹隼流落九疑從蝦蛭蟻太上攬權材

收祀箇公起自南王出于韞使節屢馳大藩頻尹所臨
 有聲未究所蘊元老登朝首加薦引對揚宣王上嘉思
 蓋誰乎沮之不班玉筍祥刑江左庶獄惟允我濫祀麾
 情親迹近愛君憂國語必同憤擬學史魚諫諍而殞詩
 壇獲陪雕琢肝腎公將風騷我嚴鞫勒波瀾何潤声律
 殊謹筆陣縱橫詞鋒捷敏鉅鐘微撞邊幅漸窘韓拜孟
 郊龐怯孫贖有瑕必指忠告無隱鉞板以傳託公不泯
 軺車行部疏獄發囹王命有嚴何敢不毘送以短篇勸
 以良醞詩簡往來如白與稹脩途倦遊歸約尤緊忽斷
 書問風傳疾疢計音遽至道路驚愍聚散如夢榮枯同
 茵失此老成痛何能忍真不撫棺有涕徒隕

祭戴履道文

嗚呼繫我與君生于温江同郡異邑邂逅無從我守番
 陽君丞外邑聯事暮年莫克會集君之文行著在鄉評
 及其居官益有美聲鄉人仕饒不過三四不見君子心
 焉孔瘁惟是面目見于尺書亦有詩篇不鄙寄予四月
 之暮聞君在疾倉皇遣醫竟莫之救人孰無死君尤可
 悲九十之親誰侍以婦松楸故鄉道路悠遠歸君之喪
 何敢不勉我有官守往弔莫違遺奠一觴潸然涕滂

祭賈府君文

嗚呼吾鄉之賈實為慶門玉樹芝蘭多賢弟昆鄉校賢
 關藹然有聞曉月晨星于今幾存公之為人重厚寡言

有長者風薄俗可敦天厚其報富壽兩全亦既有子亦
既抱孫婚嫁已畢放懷丘園胡不百年遽歸九原某爰
自幼學荷公厚恩公色素嚴為我而溫妻以兄子遂成
世婚遠宦夔門聞訃莫奔馳萬里書奠以一樽

祭馮少卿文

嗟嗟負仲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抱濟世之才
而才見忌懷許國之忠而以忠見疑誠足以泣三軍
之衆而不弭浮言之謗節不變於臨天難之際而不免
於鬼物之欺初為賈生之逐卒抱屈原之悲嗟嗟負仲
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庚辰道山才盛一時我
我游其間辱君厚知義均弟兄間言莫移憂時論事肝

膽同披聖德有容雷霆霽威奏藁具存驗若著龜我既
去國君車亦馳三年之間暫合復離君佐戎幕身歷艱
危我官柏臺自効而歸聞君之罷有識嗟咨讓鋒方熾
公論誰持我赴番易君書遠貽手墨未乾人事遽非驚
聞訃音哭之以詩君喪還普我來守夔官守有拘往弟
無期遣問窳窳寫心以詞西首一慟非君而誰

祭周運使文

惟公西蜀之英秀發自幼擢桂禮闈蜚聲文囿學有根
蒂行無瑕玷施予有政名實相副製錦分符霸遂恭茂
帝念巴蜀民貧俗陋命公持節往安而富暨尔同僚講
明利疚歲丁飢饉廩發糧糗羨餘不獻偃折是究民逋

十萬悉蠲其舊預備凶荒廣糴以救舟車日通商賈咸
湊錢雖不流德亦云厚馬運病民協力敷奏撫事興歎
憂國成瘦亦有知己行將結綬亦既踐揚宜在左右天
胡不仁遽奪其壽嗚呼哀哉某遙自東南一麾來守非
仁是依曷免罪咎日陪談笑屢飲醇酎有唱斯和無疑
不叩蓮方共賞蕭約同嗅公忽微恙我頻來候藥物甚
良變故何驟堂登繡衣溘焉在柩死生常理如夜與晝
公心了然寧校先後惟賢可惜歆見難又真以一觴老
淚盈袖嗚呼哀哉

祭杜殿院文

光堯神聖高邁千古任賢納諫同符神祖紹興辛巳親

擢得杜曰卿忠直不畏強禦朕擇御史賢莫如汝往肅
官邪以消外侮公如麟鳳莫類是與公如獬廌邪佞是
去如唐子方孤忠自許如趙鍤面風高憲府孰將而貪
培尅軍旅孰感而橫攘敘編戶孰醫而幸官高贊鉅孰
託官市敢通北賈孰為樞臣將命是拒孰為民賊孰為
社鼠皆罪之尤擢髮莫數汗我白簡宜即刀斧言無不
行中外鼓舞曰真御史曰堯舜主言責既塞力求外補
五馬來歸壯哉出處惠歛一州治寂西土至今邦人咸
曰杜母某往遊道山辱聯步武友得直諫誨聞規矩公
遷拍臺我返衡宇尺書千里屢寄鱗羽如覲面目遙馳
肺腑不見君子五隔寒暑夙蜀相望會合無所國亡直

臣山失猛虎豈惟吾徒天下悽楚我來守喪棺未遑掛
諸孤走書大事將舉佳城匪遙執紼伊祖遺奠一觴老
淚如雨

祭令人文

嗚呼子婦我家今三十年逮事舅姑既孝且賢我有弟
妹未畢姻媿子能慨然奩具悉捐我事筆硯半生迤邐
晚粗有成子之助焉婦人妬忌往往皆然子能有容尤
人所難婦人於財見則垂涎子獨不貪索無金鈿為必
育女喜兒讓官婚嫁粗畢不以財論每言仕宦清白為
先俸祿之外勿取一錢身為命婦績紉是專勤儉之風
鄉間所傳我仕于朝頻年外迂同涉險難萬里言旋方

還故鄉忽又得泉到官月餘老病相纏深為尔憂廢食
與眠孰謂一朝舍我而先變生倉卒哀哉上天死生常
理我固曉然痛不能忘子實可憐長子愛女不在眼前
去無一語抱恨銜冤我今抗章乞骸歸田以尔喪還附
姑之阡子可無憾瞑目九原

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由少成唾手鄉薦蜚英月評蕭洒宗之風
流長鄉壯遊上庠益馳令名選壓萬中賦高二京羣思
稽古下帷授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暮景侵尋一第始
登宜在館閣盍揚王庭天乎命乎卒于一丞嗚呼哀哉
我守泉南君官福清惠然自來不寒前盟賓主俱病相

視而驚醫藥是急酒杯莫傾猶有笑談以話交情別未
踰月兩蒙寄聲報牘方遣計音忽聆嗚呼哀哉四海之
內孰非弟兄君有同僚後事是營暑雖孔熾喪不可停
我有官守往弔莫能走賻遺真声吞涕零

祭萬光之文

嗟嗟先之厚德美才命止於斯天乎痛哉必大之門說
說蘭玉子方妙齡已見頭角声蜚槐市蔚為上游壘壘
十年一第始收遠宦涓湘師儒是職南方多士惟子是
式紛紛輩行彈冠帝鄉子獨恬然不干廟堂得掾南昌
需次家食胡為一疾遂至於革上相知已諸公薦賢命
在匪伊胡不少延慈親在堂壯婦在室兒女滿前百事

未畢子可無憾有鶴在原後事可託如身之存散落人
間光豔遺跡集而傳之敢任其責故鄉語別曾未踰年
子死我病兩俱可憐凶訃南來孰不歎惜遺真一觴老
淚遙滴

祭王尚書文

惟公天賦厚德時稱吉人學為君子之儒性得仁者之
靜蘊葵溪之秀氣蚤折桂枝大京地之家声榮持荷橐
以詞臣而為岳牧嘗聽履而上星辰身居八座而德愈
謙光治著六州而人懷惠愛奉真祠之香火養暮景之
年齡民所具瞻行起三朝之舊天不憖遺遽驚一老之
亡某昔以鯁生叨依蓮幕雖茂贊黃堂之畫然最蒙青

眼之知假道東歸方飲楚元之醴酒分符南牧忽聞杜
尹之訃音邦家興殄瘁之憂主上失注想之待之書千
里致奠一觴難忘在耳之言徒隕銜恩之涕

祭潮州王尚書文

惟公性稟南方君子之強蔽弄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
策遇一太上皇擢為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哲自
將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允其所長一帝初攬
權思用忠良貳我成均儒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
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一主上龍飛
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
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著龜去有芳香公雖在外一

上念不忘入司喉舌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為臧倉如
毀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腸不減剛歸老于家天相
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姜盍歸乎
來弼諧贊襄天不憖遺哀哉遽亡某以諸生受知上座
竊第來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龜亦
曰兩王鼠豈虎偶葭依玉笏把麾泉南稍近門墻故雖
獲修見則靡遑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壞其棟
梁如體無骨四支曷彊為國惜賢潸然涕滂

祭曹夢良文

嗚呼我與夢良三紀論交義則弟兄堅如漆膠君方妙
齡卓然自立才雋氣豪人莫能及書生事業有短有長

君如巧匠能圓能方李詩謝賦賈論晁策聲蜚廣場筆
掃勅敵少從明師學有淵源推以教人典刑具存散為
篇章戲成駢儷一言之出高睨前輩隸業太學君居我
先同登科名若相待然作掾嚴陵赫然有譽需次閩泮
行將美赴我嘗以君名聞廟朝拭目以觀聳壑昂霄胡
為一疾遽然不起命壓人頭乃止於此嗚呼前年之冬
我赴泉南以書見招至于再三訪君許峯禮盛觴豆送
我坡南珠玉滿袖滿擬歸來重登慶門孰知計音中途
遽聞孺人孀居婚嫁未畢族大義高必能周卹狀君文
行撫君孤遺我或未死其何敢辭追念交游零落可痛
我老君死云胡不慟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八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周承奉墓誌銘

予游太學與周君懋為同舍生明年同擢進士第又明
年予為東諸侯客周自婺女來訪焉不見蓋五年矣予
再仕再去國周官游歸故鄉走書數百里以先承奉公
之訃來告又以三山林君岳之狀丐予銘予流涕讀之
不敢辭公諱某字純臣婺州義烏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皆晦迹不仕公孩提喪母少長聞之哀慕如成人
事父及繼母以孝稱撫幼弟教而室之身任家事不私
有其財同居五十年無間言人以為難教子姪尤力子

懋肄業上庠歲一往必戒之曰母怠而修懋遵誨教不
懈益廩丁丑春射策遂登甲科妖憲踵與薦書鄉人榮
之懋教授邵武侍公以行公諄諄然以職事勉之教授
君溫厚長者待諸生以誠寓教誨於色笑間不嚴而勸
秩滿咸惜其去義方力也紹興天子上一長樂宮壽
官及高年公授右承務郎致仕今天子嗣位轉承奉
郎人謂積善之報隆興元年六月庚申卒享年七十有
一以十月乙酉葬于邑之鳳林鄉長塘原娶劉氏與公
同年生賢淵稱之今無恙男一人即教授也女二人端
進士樓世南楊巽孫男四人伯奮仲堪叔獻仲熊孫女
一人長許嫁何次尚幼公姿魁頽為人質直通曉世

務衍於財而好施急親戚故舊之貧者與鄉黨鄰里歲
歉而艱食者棄逋負廣津梁崇糶氏以植福為尤多勞
於治生而能自佚於谿山杖屨賓客游從壺觴博奕間
性友愛會弟先卒病遂劇有唾壺常以自隨一夕命家
人亟去之曰吾行矣奚用此為已而果然嗚呼宇宙一
壺也形骸涕唾耳寓形於宇宙之壺而自與窮達榮悴
利害是非毀譽之境接真邪妄邪吾於公不恒化之際
竊有取焉銘曰

周出於姬 實為著姓 烏傷一門 蔚有餘慶
公於孝友 匪習而性 必謂之學 是亦為政
天報以子 且及其身 子蜚今名 身亦逢辰

化不吾怛 塢復其真 斲石銘幽 以詔後人

何提刑墓誌銘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習臆不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詞醇味長鄉令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舍人何公又其卓然者歟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溫人曾祖某祖某皆潛德不耀父某累贈奉直大夫妣王氏封太宜人公姿穎異眉宇秀整頰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語驚人嘗賦松柏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擢進士乙科調秀州司戶叅軍未赴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勅令

所刪定官書成改承奉郎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翱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丁母憂服除復舊職以言罷通判池州歲飢公攝郡事發廩以濟有以專輒諫者公曰以此獲譴所甘心焉為粥以待于路病者藥之人由是免流移飢而不害秩滿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初秦氏盜權以國事讎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為書生時嘗客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洶洶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人校是非公曰天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銜之臺諫承風摺以他故至是再黜久之除添差通判慶州公以才進譽

藉甚自樞屬攝後班兼數職光顯于朝去不以罪且下
佐小州士論屈之公以近鄉自賀無幾微愠色君子謂
其得大雅之明哲太守某聞其賢以郡事諉之公既深
厥職剔蠹鋤梗郡遂大治俗生子多不舉公重賞嚴禁
飭保伍諭以天性所活叵計除浙東叅議官改提舉湖
北常平茶監事湖北產茶病私鬻江西惡少越境群至
數以千百相撻為盜村落間戶閉白晝公憂之乃與憲
司謀以戍兵三千隸盜賊司分布要衝以遏之盜販者
息民賴以安徙知嘉州嘉遠王都吏橫而肆訟謀紛委
率出入其手公至立訟者于庭俾自供曉以曲直悔過
者隨遣之不悛則懲以笞罰訟由是簡犴獄屢空罷行

估不一毫市於民去之日闔境交送携扶填擁至不得
有然香于臂以祝者且曰自有漢嘉無此賢使君祠于
佛舍至今奉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四川類省試有請
託暗記傳義之弊朝廷擇清德重望士以董之差公充
監試官公措畫有方內外嚴密纖芥不通前弊盡革時
號公選明年廷對蜀士果多巍科廟學歲久而壞像貌
黝剝易而新之植嘉木增養士負頌之者以比文翁除
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行部至合州有重囚
衣鮮潔而械有塵垢公親鞠之情得乃縣吏受賕釋其
械遂竟其奸且申明縣吏行常祿雖枉法而罪不重故
獄多寃濫乞自縣吏掌獄者亦重祿朝廷從之大是尉

利盜賊殺匿者以滅口而以病死聞公悲而詰之尉
色動猝赴獄果自伏人以為神明監司歲薦舉劫於有
力不得如已志公獨記姓名壁間疏臧否于下有狀不
待請而舉由是孤寒皆蒙識拔奔競少衰就差轉運副
使再監類試院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公久
患臂弱至是寢劓力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以四年
三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三階朝散大夫公為
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為崖異行善諧諠然未嘗忤
物儉於自奉弊衣菲食以終其身通守兩州不按臨屬
邑五持使節所過州縣止數輩人不知其為使者每謝
御厨傳吏以例冊言公曰吾知奉法而已何以例為專

以愛民為心治尚不擾故所至可紀有古循吏風故相
趙公鼎叅政孫公近皆厚遇之尚書吳公表臣端明張
公闡樞使汪公澈皆舉以自代然公既忤權臣迹跡遠
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
外惜之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
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
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能
為人為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
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善屬文清峻適麗雖倉猝應用
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
二十卷外制二卷初育於楊氏既登第復今姓嫁楊氏

女立其後擇師以教之買田以贍其家娶丘氏故左司
鐸之妹子三人長端木將仕郎孝而能文先公三年卒
次東里次少連女一人孫男二人曰鏞曰某東里鏞皆
將仕郎以五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吹臺鄉西山瑞鹿院
之右公漕成都與大資王公之望善及憲閩五適為帥
後事卒賴之既而移鎮鄉邦又經紀其家某與公同鄉
為晚進慕其名久矣恨未之識及守夔子始通書自蜀
召還迓于江許公驚曰吾以子為尚年少乃爾老邪一
見如故首及論語且授以集解某傳之夔學酌酒郡齋
講酬酢公舉觴曰吾不為世俗祝願子得詞早還故鄉
某感其言餞于白帝詩以送之公喪自閩某弔于其家

諸孤以墓銘見屬明年冬興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某
受公一日知不敢辭銘曰
賢哉何公邦之傑博通六藝窮館鏗為己為人皆自出
致身事君恥容悅忠告善道乃見黜施于有政果藝達
學道愛人治可述栖栖萬里走輓輒君命名還已白髮
陳力下就四七列歲寒不凋出持節命也歟哉遽嬰疾
死生晝夜貫以一沒世名稱不磨滅

贈少保王公墓誌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叅政王
公為博士學者咸敬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術鑑
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歸於正如昌黎

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頭角為時聞人其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過稠人必誦而夸之卒繇舍選竊科第先生獎借成就之力也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于黃堂賜之酒既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碑子其人也某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摠衣趨隅二紀于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烏能發揚遺懿之萬一邪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廼即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唐開元中旅游漢沔間

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遠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迂於公為皇祖考生皇考諱文自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象贈朝奉郎今夫子即位之三年求治甚切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叅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琅邪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氏字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於鄉閭至官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為德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笞詈人嘗使僕曝麥於場僕滌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為恨仲兄復

於鄉主郡驛僕盜用官米索之宮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宮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郡歡呼曰天果不陷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宮保見之不商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果如期而至宮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為君償逋耳卒婦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張海為賊黨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宮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兇暴之氣頓銷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

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既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于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宮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爭者咎之宮保曰吾非不知顧吾姪采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飢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

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闔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毋蓄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飴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吾言必將有後言畢而逝琅邪夫人生二子宮傳其季也為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持之名卿大夫盛公次仲帥南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葬于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為先人宅地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皆

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幾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為法定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鹽饋性無妬忌愛庶孽過於已出宮傳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宮傳篤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大慶善乃鍾於公公幼謹孝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留心教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為品藻公每蒙賞激遂為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

郎延安府法曹參軍官傳遺之詩有利名場裏待清謹
冠蓋叢中寢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
甚跣而尋山以奠足為跣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參軍帥
錢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羊堡
應副有勞及談八寶赦恩紮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
踰甕城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具當斬公
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
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畧司則死生
在公特筆耳錢公忻然後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
陰德邪公不為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
掌資序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為司兵

曹事屬貳車虛席公攝事歲餘一府仰辨江陵太府諸
司皆在爭以事護公目為府中一俊常平司檄主管其
司事時湖北行方田法主於是司前使者去憲攝之又
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
則伸之害則違之又選擇所差官而授以方畧於是方
八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既去官後使者白其功于上特
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
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
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十餘里梁雍之民
錯襍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甚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
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

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
薨于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為人淳質任真不事表襮過
人以一誠喜稱其善有過則面告戒之退無後言平生
恬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任官纔十考其除內職
而造朝也盛章為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舊恩欲報
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
積以為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
污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資財居官尤廉潔亮世雖
厚所產至公益貧自漢陰代婦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
詩曰文人古君子清德肖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
祿驅車向金闕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恋陶令瓶無粟

知者以為實錄其調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闢
李彥主其事兇焰熾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
公曰吾寧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俸徽州
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園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
匿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官人勸公少
留以為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尚忍有所隱耶
二聖既入虜營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
涕而出曰始以為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
見者皆為驚悚篤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
與不第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
鑒好獎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為布衣時

年甫及冠公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迪之聯案共檠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誓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也大資政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日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珎皆未仕而卒之望即大資政也今知温州之秀右承直郎一女適兼義郎歐陽价早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迪功郎錡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鈇未仕孫女

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通直郎魏欽弼曾孫淙濩自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千一往往無噍類獨王氏幾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為時重臣初官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于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穀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機流澤壽後信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德厚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 自閩徙杭 有唐開元 始家于襄

至無怨公 植德好誼 善積名成 如漢伏氏

宮傳遵之 不懈有加 慶鍾少保 進士起家

小試墨曹 活人惟死 攝官大府 政聲有偉
匪人不附 偽命不污 凜然節義 可激懦夫
天嗇其年 志不克究 不在其身 以昌厥後
果生人傑 早蜚大聲 模範太學 作新諸生
勤勞于外 治最荆蜀 帝曰來歸 資尔落沃
達司言責 入贊政機 密疏輸忠 而人不知
惟帝知之 大藩是界 不令而行 德威惟畏
帝念老成 行將相之 先世之襲 奚止於斯
龜山之原 小黃之口 紀德豐碑 有同峴首

杜殿院墓誌

杜陵先生以詩鳴于唐忠不忘君自比稷卨卒窮以死

君子知其必有後先生之子曰宗文宗武宗文之子居
蜀之青神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僖宗時為諫官禮生
詳詳生晏景福中為侍御史公侍御史八世孫也又以
諫顯為宋名臣於少陵有光矣公諱莘老字起莘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潛德不仕而以儒名家父贈右奉議郎
母某氏贈恭人公幼不好戲稍長知力學時學者宗臨
川樊蘇氏文公獨誦習有識器重之宥渠守石翼以師
禮致之遂自眉徙焉家恭之江津第進士以地遠親老
不赴 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之游者
益眾秦檜死魏公良臣叅大政公疏天下利病上之良
臣薦于上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明年秋七月有星彗

于東方公指陳時政之弊時應詔者衆上命後省擇而第之以公為首進秩一階制曰言尤鯁亮士榮其寢迂勅令所刪定官修書無慮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盡心有疑則反覆奏請同列服其精當迂太常寺簿尋除博士時虜欲敗盟疆場無備公因輪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曰朕知卿忠由是有用公意顯仁皇后崩自南渡後典秩多失至凶禮尤不知有疑議吏皆拱手公輒引古誼從容裁度大欵前一日宰相遽召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實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

相行事主議者力甚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今日立為建王討論典禮尤備丞秘書面對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負外郎主右選小使匪舊不出關吏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無所訢公始命出榜闕以次就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逆亮將寒盟遣使致慢書傳欽宗凶計請准漢地索大臣上決策親征公奏疏贊其決謂虜欺天背盟政宜待以不懼因上四事一不限早莫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同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宜以時遣使示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而留鑰宜擇重臣此下缺文

劉知縣墓志銘

永嘉號多士甲於東南劉公全之以重厚長者稱德成
行尊而年與位不稱歛惠一同有蘊莫施君子惜之公
諱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溫之樂清曾祖某祖某咸
有潛德父某贈右承事郎劉在邑為著姓世衍於財至
承事公易以詩書所交皆一時聞人篤於教子公姿秀
整力學能文未冠有雋聲鄉先生仰公文蔚孫公仲鼈
師友也每見所業必稱嘆許其遠到州父奉議祖向授
徒于家公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為稱首識者謂劉氏
有子知必大其門公果與州父偕薦計臺明年同擢進
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榮之目曰三劉公初調台

州臨海尉秩滿丞越之嵎未及考丁父憂終喪注奉州
如皋今改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令天子即位覃恩
轉奉議郎賜銀緋至官未暮年丁母太孺人憂歸葬于
鄉會海溢沾濡感疾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實
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公性愷悌為政務循良
飾以儒雅不求赫赫譽然所至咸有可觀台城之東數
里有泉可釀甯水致諸務歲婁易民病竹木輸公易以
石官私便之初公如浙西道繇嵎遇惡少為儕務奪掠
比至嚴下令皆訥伏事有便于民力贊令行之不自以
為功嵎人至今德之如皋土曠少耕者膏腴故壤弥望
皆葦茅公躬阡陌喻民力農墾田餘數萬畝流亡復集

初之官太孺人以老不行公念切謁告迎侍邑人慎其
不來狀于郡及諸司以留公得請于省部行李即塗老
稚駢擁委曲諭之乃得去及聞其還驩然相賀簿攝邑
事有誣告強劫者輒逮捕繫獄連坐以十數公至得其
情悉縱之按誣者頃之憲臺來詰公不咎攝者或勸直
之不從人益義之進士丁時發者嘗客其館公過闕謂
友人王某曰丁有美才文不俗必高第已而果然海鹽
水害稼被檄檢傷放秋苗數萬斛計貧不能輸者猶十
一請于朝得旨倚閣春饑勸豪右發廩以濟全活者
眾民無資以耕貸于郡給之且欲身任其責境內樂業
歲遂有秋學久廢輟圭租二百斛以倡士感而悅爭輸

財以助之棟宇一新其務敦教化如此故一時諸公咸
稱薦之侍郎劉公岑以先達高自標置少許可其帥准
也將薦公于朝會罷乃已公美須髯風度尤不淺自謂
平生未嘗知憂與賓客飲必盡懽眾方紛然有所譏議
公若不能言者喜愠不形人莫得而親踈有忤已者怡
然不與校人有善則稱不容口輕財好義務周人之急
解衣指困色無靳遇人有禮雖至賤貧者見之無慢容
尤敦宗好每相過必救具即事唱酬日以為常工文詞
典而有致賦詩句法清勁自成一家字畫端謹如其為
人母瞿氏以太后八帙恩封太孺人娶瞿氏再娶汪氏
皆贈孺人又娶葉氏封孺人皆先卒男二人儼介儀咸

習舉子業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林燾次許嫁國學進士賈侯餘幼孫男一人女一人儼等將以四年二月丙申奉公之喪與孺人汪氏葉氏合葬于真如之原求某誌其墓某少與公為筆硯交辱知最厚公既筮仕某猶困場屋公遇人必借譽然未嘗自言歲戊辰某下第棄舍選不就遇公于武林同渡浙江語其故公曰子有進身路何乃自棄邪力勉之自越還學卒田舍法進公之力也某赴番易公餞別于道逮至夔書問不絕且約會老于鄉明年東歸道聞公訃嗚呼痛哉銘曰

有美君子 溫其如玉 醞藉而文 琢磨以學 施于有政 不猛而循 愛遺四邑 活及萬人

婁邨以來 世稀長者 吾鄉有評 公其人也 天厚其德 胡嗇其言 志不克究 有子以傳

真如之原 歸從先子 陵谷有遷 德名不圯

今人壙誌

今人姓賈氏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奭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于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游于越入仕于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勛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四年十二月十日卒于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年九月乙酉葬于左原白岩祔姑令人萬氏之右男二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

羊乳六

男孫二人阿夔阿閩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敷文閣直學
士左朝奉郎新知台州軍州事王某誌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九

不用欽定依唐年款式

附錄有宋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温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
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
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覽為文頃刻
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
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
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
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實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稱朕
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為經
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
賢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

空板俱接
寫

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聽
 公事又詔王某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得遠
 關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尋兼
 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虜且畔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
 言為備公因轉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
 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
 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
 用兵士卒樂為用可為大帥者或寘散地或守遠郡願
 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
 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路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
 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

節制之乎併諸軍承受皇城邏卒之敝其他指陳率人
 所難言者三衙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
 既而罷諸軍承邏卒亦^罷職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
 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
 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寤意而事
 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
 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
 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太宗
 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除
 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 太上皇帝非耄耆勸勤
 之時而以天下授之 陛下其賢於堯舜遠矣 陛下

所以仰副 太上付托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
元八凱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
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材之大進退朝廷
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
以彰 太上知予之明以盡 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
和我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
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 陛下此
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
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
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
事其細微曲折皆參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

勿
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為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
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
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
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
盡切於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
便殿後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
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
史同奏史職廢壞者其一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
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下德音
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
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於義無據欲前殿侍立

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預牒閣門及候班次皆從之
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
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
心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江淮都督府
出師進取宿州虜悉眾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
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搃角在草莽間聞醜虜亂華痛
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
與賊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虜情不測乞
用浚等既而虜果入寇 太上皇帝親遣浚浚知建康
府 陛下即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
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浚進對皆以為恢復大計仰

贊聖斷又乞 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璧
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 陛下任浚
為難及王師不利橫議遂起臣嘗奏 陛下用兵為
祖宗靈寢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
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
難而退益當內脩政事俟時而動 陛下剴明果斷規
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既待罪臣其
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誣詔以
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
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
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

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
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大子詹事詔旨敦趣公
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詔給扶減
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
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
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 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今
兩浙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
開國男至是贈左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諸
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巖碩人
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聞詩聞
禮皆太學生孟丙蚤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

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
女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
先天下人謂其於吏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為郡佐遇事
不苟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諉公雖文書填委公
一一繙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偽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
厭伏其治郡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為不善者則
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恥故未嘗按吏為文勸導
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
故鞭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繫
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伏事亦舉利有
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財亦

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郡政饒
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郡士
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
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衆人聞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
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
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議皆指
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
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絜
明白蓋自漢氏專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
於守節死義能為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
勸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

毫

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
回施於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
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

黜獨慙樸

淮南憚之

謀不敢作

謂公孫輩

發發振落

儒豈不用

其效奚若

孰知其故

鼠腊非璞

公之節義

視黜無怍

屹然立朝

作世郭郭

正色凜凜

危言諤諤

招之不前

麾之不卻

猛虎在山

衛及藜藿

出守四郡

治行皆卓

問胡為然

非智之鑿

聖有謨訓

守約施博

惟其躬行

粹美無駁

道固如是

不由外鑠

於彼汲直

如玉而琢

想以格

以下注此

以

此下不
必

我為銘詩 以表儒學 人雖云亡 尚有桀獲
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上饒
郡開國侯汪應辰撰承事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軍
府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畧安撫司公
事賜紫金魚袋張栻書宣教郎新權發遣南康軍事朱
熹題蓋

梅溪先生文集後序

余少時讀尚書觀王十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于經及讀丹墀獨對諸
書觀先生之論五帝名號位

次等事而知先生之學長於
策又閱氏族大全姓氏觀先
生自警之詩曰室明室暗兩
奚疑方寸湏存不可欺莫問
天高鬼神惡直湏先要自家
知而知先生之學嚴於治己

時欲求先生之文全集一觀
用發志意市無鬻者常以為
恨宣德庚戌歲余由憲臺出
守溫郡溫郡廼先生所居之
鄉也余於先生玄孫孟處求
得先生文集共十帙而缺註

釋經傳之言意其言之附諸
經傳者書坊板行而先生不
錄于家故也然余之所得又
多破損脫落而有不可讀者
於是給紙筆付與永嘉儒士
王宜嘉補其缺略更加圈點

而欲重為刊刻越數月值
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余入為
秋官侍郎於先生文集未及
刊行而心常怏怏幸吾從姪
何濬子方選除温州府學教
授將行余以茲事屬之子方

曰敢不如命温州又得監察御史浚儀劉公自牧而為郡守暨諸同僚皆好文字各出月俸以資工費刊刻完成吾少保黃先生既為首序子方又請余而為後序夫日月之

光華星辰之炫耀天之文也川嶽之流峙草木之秀毓地之文也吟咏為詩歌發言為經傳人之文也先生之文光耀之若日星雄健之如川嶽發揮仁義道德而無餘蘊真

當時之傑然者也其可傳示
天下後世的矣太守劉公發
身賢科持已廉潔為郡數年
教化大行政治修舉而無事
之可為矣乃專用力於斯文
其出於尋常者萬萬矣又得

郡庠分教廣信張君受永嘉
徐君參婁君昕福建柳君廣
而協心考校皆可敬也

正統庚申臘月朔後五日
賜進士嘉議大夫

行在刑部右侍郎前温州府

守廣昌何文淵序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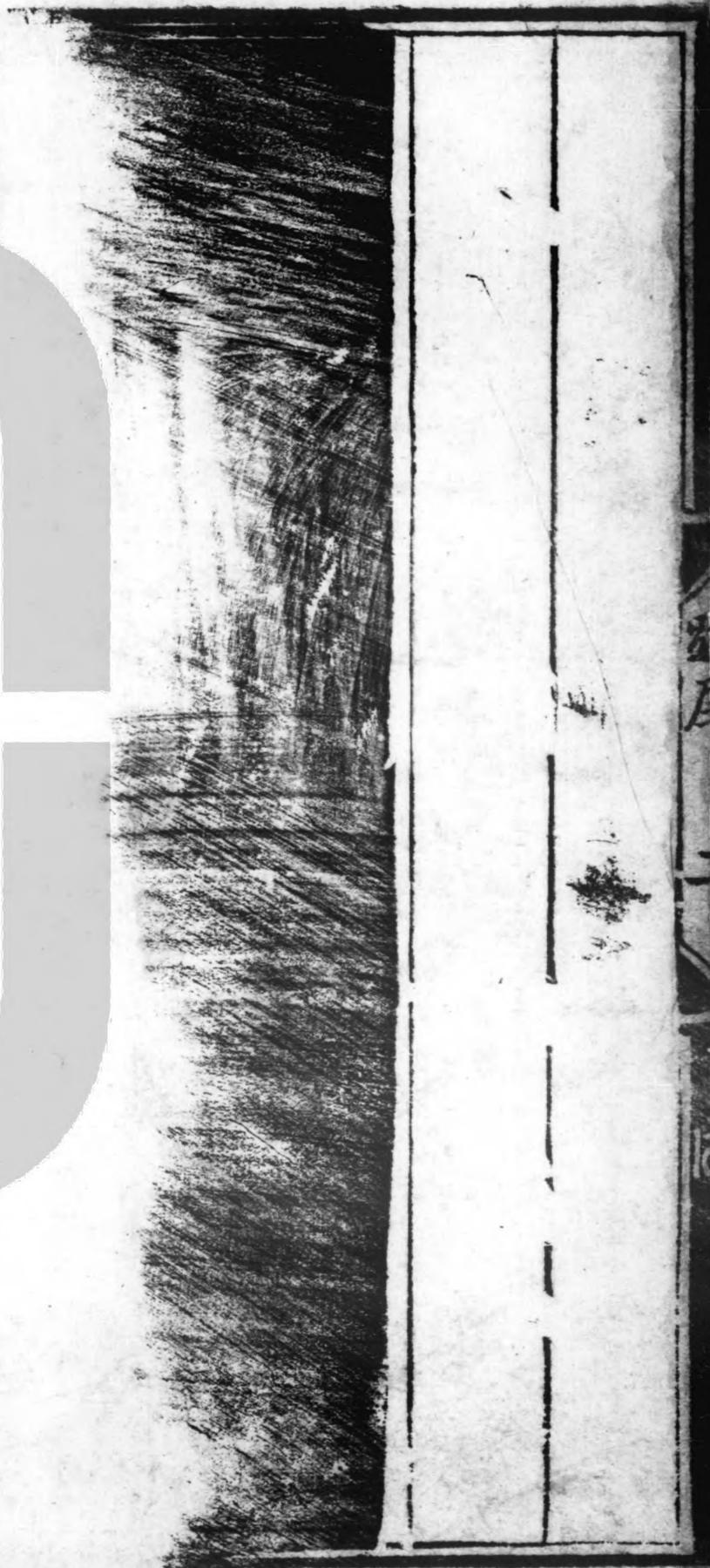
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
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
間禮鉞木江陵婦歲于家
痛念

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
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

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
溘先朝露無以贖不孝
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
俸餘命聞禮董其役始事
子莫春訖工于申秋
先君正夫之學忠憤之
氣愛君憂國之誠仁

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
卷而盡見之職校正迪
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
突其間闕亡者異時為
別集云男宣教郎充荆
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
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馬



銅川書局藏

